

四部叢刊

明倫先生集文公文集

182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晦菴先生朱文
公文集

七

卷九十六至卷一百

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

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二六年版重印

四部叢刊初編（一七六一—一八二）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

（七冊）宋朱熹撰

上海書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四二四號

上海影印廠印刷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六

行狀

少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魏國公贈太師謚正獻陳公行狀

本貫興化軍莆田縣感德鄉胡公里

曾祖 贈太師沂國公妣黃氏贈徐國夫人

祖 贈太師蜀國公妣李氏贈蜀國夫人

父 贈太師冀國公妣黃氏贈越國夫人卓

氏贈冀國夫人

公諱俊卿字應求其先世蓋出潁川晉永嘉之亂太尉廣陵郡公準之孫西中郎將逵南遷泉江始爲閩人其居莆田者歷唐五季而太尉十九世孫真二十二世孫嶠沆始

斑斑見於碑碣然世遠不可得而詳矣公之家自沂公以
來皆以好施周急聞於鄉里公生而莊重不妄言笑七八
歲自知爲學冀公薨執喪如成人少長益自刻厲紹興八
年以鄉舉試禮部知舉朱公震張公致遠得其文讀之歎
曰公輔器也將寘首選而同列有異議者乃屈居其次授
左文林郎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不以科第自高同寮
宴集常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太守汪公藻走視之則諸
掾屬方相從飲某所而公之輿卒亦或假之以行於是例
以後至被詰責公亦唯唯推謝已而汪公廉知其實始召
公慰諭且問其故公曰某也不能止同寮之行而又資其
僕御亦安得爲無過且是時公方盛怒某也其忍幸於自
解而重人之罪乎汪公歎服以爲不可及秩滿改宣義郎

故事第二人再調卽爲館學清官是時秦丞相檜用事察公意不附已乃以爲南外睦宗院教授終更造朝中塗心悸夜不得眠公曰吾它日未嘗如此意者吾親其不康乎翌日馳歸則冀國夫人果以是日屬疾矣遭喪服除添差通判南劍州未行而檜死乃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在館歲餘非時未嘗一詣東西府時今天子方爲普安郡王高宗命宰相擇可輔導者宰相爭欲置其所善高宗不可命擇館職端厚靜重者爲之乃以公對除著作佐郎兼普安郡王府教授尋遷著作郎在郎二年講說常傳經義以規戒言簡理精以王好鞠戲誦韓愈之言以諫王敬納之王左右親吏故多與諸府寮狎公獨正色出入未嘗私交一談歷司勳禮部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除監察御史

始公嘗與國子監丞朱倬隣居朝夕往來及倬爲言事官公一賀之遂不復往倬以是敬公旣遷中司欲薦以爲御史而先以告公力辭之後數月汪徹爲殿中侍御史乃密以公名進命下然後謝公曰恐公復辭不敢告也俄遷殿中侍御史首爲上言人主以兼聽爲美而存心必本於至公人臣以不欺爲忠而論事必達於大體反復推明引今附古詞指溫厚而正直之氣凜然不可犯上固異之又論御下之道惟恩與威不可偏廢今主兵之官率無遠慮惟事驕侈其志不過聚斂以肥家其術不過交結以固寵其所以侵漁百姓剝削軍士陵駕州縣輕侮朝廷者無所不至而任事者未嘗一誰何之則將不知有威矣養兵之費月計百萬而虛籍太半不可稽考軍士疲於私使困於回

易大率以奉主將之私而所得衣糧隨手尅盡羸瘦單薄有可憐之色而主將恬不之恤則士不知有恩矣陛下誠有以抑將之驕而警其情作士之氣而收其心則紀綱正而號令行三軍之士孰不感戴上恩而效死以報國者哉上亦稱善再三公遂劾奏韓仲通本以獄事附秦檜寃陷無辜今檜黨盡逐而仲通獨全何以懲惡劉寶總戎京口紀律不嚴裒歛特甚朝命分兵屯戍輒拒不遣亦不可不治於是二人皆抵罪公論快之宰相湯思退秉政無狀公論沸騰會冬無雲而雷公與同列共奏論之同列爭掎摭苛細公曰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是固當罷何以它爲乃獨奏言思退文藝有餘而器識淺暗不足以任天下之重詔罷思退以大學士奉外祠同列復議請褫其職

公曰事貴適中而已思退非有大罪特以不堪宰相而罷之則祖宗時免相恩禮未可殺也且思退雖不才然視沈該不有間乎今該猶以大學士家居而思退顧不得則執法之地所以議賞罰者偏矣遂不復論金虜自燕徙汴謀遂入寇中外震恐而楊存中久握兵柄尤以裒斂交結得幸士卒嗟怨三十一年春正月旣望大雷雹已而雨雪凝沍旬日不解公引春秋所書雷雪之變且言當時兩異相距八日其變有漸聖人猶謹而書之矧今一日並見其異甚矣蓋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而復雪是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出而爲物害也以類推之是爲夷狄將陵中國臣下將竊威權之象所以應之恐非虛文常禮所能及也今虜勢駸駸蓋已可見備禦之計未知所出而大將官保傳

摠兵戎殖貨財事交結奪民利壞軍政其力足以奔走死
士其威足以杜塞衆口道塗仄日中外切齒久矣養之不
已將有指大於股之患此最不可不深慮至於開言路用
人望別能否正紀綱信號令廣惠澤亦所以應天消變之
術而不可緩者惟陛下并留聖意因遂劾奏存中罪狀語
益切天子爲罷存中奪其兵公又言去冬無雲而雷今春
已雷而雪間者日闇無光而淫雨不止前日又有地震之
異變不虛生實應人事豈賢才有未用而賞罰有未當歟
備禦有未脩而賦歛有未節歟近習有撓權而大臣無任
責者歟左右阿諛者衆而忠謹之論不聞歟何嘉氣之不
應也傳曰聽之不聰厥罰常寒願下求言之詔以審政事
之闕而深詔大臣念咎引慝以答天戒又言部使者多不

舉職請令自今臺諫論列一道歲中四人以上臺司檢舉
議罪以聞又言近世例以小庶曲謹文米醞籍取人而於
識量深沈智畧慷慨之士未有以爲意者所以名士盈庭
而臨事嘗有乏才之歎謂宜廣收博采舍短錄長用之繩
墨之外責以事業之成勿拘小節勿課近効庶其有得以
濟時用會語以災異數見令臺諫侍從條上計策公言虜
人窺伺其意不測而兩淮之藩籬未固荆襄之聲援不接
宜擇近臣有威望者盡護荆襄諸將之兵而假以它用陰
遣間使往來江上密問諸將計策或令各遣腹心赴堂稟
議使諸大臣從容延問詰難往復以盡其情參酌去取以
定其論庶幾緩急內外相應不失事機其它則選練犒賜
以作士氣擇吏蠲賦以輯鄉兵脩城築壘以嚴保障亦事

之不可緩者而揔其大要則在朝廷處置得宜有以服人心者而推其大本則又在陛下益堅睿斷先定規模無以憂疑自爲退沮而已又言命令之出不可不審內外之任不可不均又言今日之急在節財用而冗官妄費實爲今日財用之大蠹且如添差總管鈐轄一郡或不下十數人月俸大者百萬小者不下五六十萬公使人從費又倍之其間又有連爲數任而不替者有更歷數州而不已者宗戚生朝賜物尚依承平舊例外命婦亦請內命婦俸給有旨罷勅局而或兩年不罷有旨減吏貪而三省密院御史臺不減大禮浮費以巨億計樂工五百人教習百日食錢至二萬緡修輿服器仗不過增飾而戶工兩房兩部將作軍器兩監文思車輅兩院以至儀仗等庫官吏添給食錢

日五六百者不知幾人自四月朔以至禮成爲錢不知幾許大率一有興爲無問大小稍有開涉行遣文書一字以上無不支食錢者而一歲之中無慮以十數凡若此類乞令後省取索立限裁損而陛下以身先之始自宮掖如寶元慶曆熙寧故事則邦用足民力寬而人心不患於不服矣又言諸州將兵例供私役教閱不時緩急不堪倚仗故今諸州往往有大軍留屯皆截上供以給其費宜詔有大軍處即令將兵通共教閱無大軍處即令旁近大軍分遣將吏就州教之勸以厚賞禁其私役異時習熟則所屯大軍漸可抽回以省截留之費是時虜人侵軼之勢已形而江淮備禦之方未講大小惴惴莫敢發言公又力言宜蚤置統帥使擇間探遠斥堠謹烽火修城池以待其變而當

是時莫有堪其選者中興舊臣唯張忠獻公獨無恙而方困於讒口謫居湖湘中外物情翕然屬之上心益以爲疑不肯用也公乃上疏曰竊惟今日事勢可謂危且迫矣而竊聞之軍民士夫之論則皆曰張浚素懷忠義兼資文武且諧軍旅之事可當閫外之寄臣素不識浚且亦聞其爲人意廣才疎其初雖有勤王之節安蜀之功然陷陝服散淮師其敗事亦不少特其許國之忠白首不渝今居謫籍杜門念咎未嘗不追悔前非老而練事殆非復前日浚矣今事勢危迫如此而在廷之臣又未有能過之者雖有射鉤斬祛之仇猶當置而不問况浚嘗爲陛下腹心之臣初未嘗有此隙乎竊聞譖者言其陰有異志又以放棄之久疑沮益深若付以權恐漸難制臣請有以明其不然夫浚

之所以得人心伏士論者爲其有忠義之素心也若其有此則人將去之誰復與爲變乎臣願陛下察其讒誣略加辨白且與除一近郡以係人心庶幾緩急之際可以相及疏入未報因請對力言之上意乃悟首肯久之內侍張去爲陰沮用兵之策且陳避狄之計公遂抗言去爲竊弄威權虧損聖德今復沮撓成筭請按軍法斬之以作士氣上愕然曰卿可謂仁者之勇矣明日除權兵部侍郎後數月竟用張公守建康如公策旣而邊報益急王師始北渡江屯據要害而用兵之意猶未決也公言今守禦畧備士氣亦振以此待敵何慮不勝若得虜人便離巢穴送死而來則中原塗炭之民與其種類怨叛之衆爭欲起而圖之者何可勝數但以吾之重兵與之相持而別遣銳師分出間

道以擣其虛則虜之成禽必矣臣之所慮猶恐其知吾有
備僞爲甘言復以和議誤我耳然彼或出此而吾能益嚴
備禦之計修築營壘大開屯田以爲久駐之基俟其退歸
巢穴然後姑與之和此則猶爲中策但恐淺謀之士苟於
目前更勸陛下受其甘言反以今日之計爲非是而遂斂
兵增弊墮其計中則爲無策而大事去矣虜兵尋果渡淮
公受詔措置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公因勸
上進幸建康號令諸將指授方略上然其計戒嚴未發而
虜軍自亂殺其主亮而歸詔公措置淮東堡寨屯田公行
所過勞來安集流逋稍復舊業虜中更立新酋遣使來申
舊好朝廷方議酬答之宜而議者或謂得故疆者實利也
正名分者虛名也朝著多附其說公聞之亟上奏曰陛下

前日和戎之計蓋非得已今此使來正審事機正名分之
日也若以得故疆爲實利則得之而未必能守是亦虛名
而已豈若因此先正名分名分一正則雖未能即復中原
遽謁陵廟然亦足以作頽墮之氣慰神靈之心矧今虜人
挫衄之餘急於自定汲汲求和情亦可見是豈能復以疆
大之勢取必於我如前日之爲哉當此機會臣以爲非獨
名分可正而歲幣亦當可減惟在朝廷先定規模有以俟
之則復中原謁陵廟亦不足以爲難也公又以爲和好果
成尤不可以無備因陳選將練兵之策并圖上兩淮戍守
屯田事宜所以爲保江之計者甚悉又請戒諸將申嚴逃
叛之法毋得互相招誘又請擇文臣有膽畧者以爲諸將
參佐使察軍政除宿弊因習戎務以儲將材又言淮北流